

怀念陈小悦

○董 扬（1977级汽车）

小悦兄，你走了，而且走得这样急遽！（2010年3月19日逝世于广州）我现在在云南开会，是我自己主持的会，不能到广州参加你的告别仪式，我在心里与你告别！两天多来，我满脑子都是你，你棱角分明的脸，你明亮的眼，你洪亮的声音，你睿智的谈吐。我不能相信你已走，以至于听到噩耗时我还给你手机发了短信，希望你能看到。

记得第一次见你，是在刚上大学开学后，因为你比其他同学报到晚。见你时我像很多初学英语的同学那样问你：

“What’s your name?”你立即答道：

“My name is Xiaoyue Chen”，显示出你的英文很流利。当时，我们就知道，你在清华附中读书时品学兼优、德智体全面发展，知道你在陕北插队时当过延安塑料二厂的副厂长，还知道你在插队时读了很多书，读过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，你还自学了英语（你高中学的是俄文）和高等数学，以至于在清华入学后你的英语和高等数学免修！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，你是真牛！

在学校，我们不住在一个宿舍，因为你任运动队党支部书记，住在运动队，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少。但我记得，班上的活动你都是认真参加的。我们班在学校组织的比赛中曾得过拔河的第二名和篮球的第二名，

你都是其中的主力。我们汽7班，虽然不像提出“从我做起、从现在做起”口号的化72班那样有名，但我们班还是相当活跃的，我们在政治课上和黄美来老师讨论“绝对贫困”和“相对贫困”的问题，在每周一次的班级活动时与何东昌、艾知生、杜建寰、钱振等为校系领导讨论当时的热点问题，其间你都是声音响亮者。在大学期间，你以你的知识和阅历，你的平和和坚毅得到了全班同学的尊敬。当时，我是你的崇拜者。

毕业前半年，你和其他三位同学一起提前读研究生。你的硕士和博士导师都是全系治学最严谨的管迪华先生，后来管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，陈小悦的论文是做得很好的，现在没有人比得上。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，但有意思的是，



陈小悦学长（前左3）与同学在一起，后排中为董扬学长

□ 怀念师友

你竟到加拿大改修金融。对此我是有些不解的，有一段时间系里的工作有些低迷，我还和倪维斗副校长议论过，如果陈悦不改学金融，现在当系主任多好。后来，你用你的努力和成就证明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90年代中，为了促进国有大企业的改革，国家曾要求各企业都填写一张调查表，我听说你是这张空前绝后的调查表的拟定人之一。后来我更听说，你是我国现代会计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你的书是这方面的经典，可惜隔了行，你的大作我从未读过。到你任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时，我已对你在该领域的成就深信不疑。我是一个小有虚荣心的人，于是常常在朋友闲谈时将你作为骄傲的谈资，也不止一次用你的事迹教育孩子。

我们俩是差不多同时生大病的，我于2008年8月底崴脚粉碎性骨折，你也是8月份发现肿瘤的。你病后，我们见过三次。第一次是在2008年的12月，因为孩子的事我找你，你约我在你带的研究生班毕业聚会的地点相见。我当时驾着双拐，我们互相欣赏手机里存的手术后的照片，我们还痛饮了啤酒。第二次是在你第二次手术病情稳定后的第二年5月5日，我在千方百计打听到你住的医院后，和丁康一起去看你。见你时，你爽朗依然、乐观依然，以至于隔壁的病友因为我们声音大而提出抗议。但见到你清减如斯、憔悴如斯，我心中惘然！第三次是去年10月（或11月），我从德国回来后，聚了几位同学与你共进晚餐，我想你当时应能感觉到同学们对你的关切，对你的情分。当时我们强烈要求今年夏天在你的勐海庄园度假，我想同学们在提出这个要求时，心中都有一个祈祷，让我

们亲切的“老陈”赶快好起来吧！

老陈——同学们都这样称呼你——你是一个强者！你治学严谨，学什么成什么；你待人诚恳，有独到见解而不强加于人；你很有才华，你的俄文歌好听极了，从你的勐海日记可看出你的幽默和对文字极好的把握；你还很自信，你的诗里有一句话：自诩独行藐运数。也许你没有那么好，但我还是想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话来形容你：你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
老陈，同学三十多年来，我对你不是没有意见。我曾抱怨你参加同学聚会太少，与同学情分有些淡，但我现在知道，我错了。因为上天造你，原是与造我们的要求不一样的，你用你不太长的人生，做了太多的事，创造了太多的奇迹。在高中，你是清华附中数学竞赛和外语竞赛的第一名，还是全国少年跳高第四、跳远第六；你插队时自学了那么多知识，你由汽车博士转修金融又取得如此成就，你真不是一般的人！因为对于你上大学前和转行后，我都不够了解，所以我期待其他了解你而且同样怀念你的朋友能让我们更了解你。此刻，我对你完全没有意见了，我为我的误解而抱歉，我不该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要求来要求你！

老陈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的人生走完了，但我们会永远怀念你！不知道你现在的世界什么样子，希望和我这几天呆的云南一样美。老陈，对你的辞世，我真的很悲痛，欲哭无泪，满腹块垒，成此短文。天妒英才，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2010年3月22日于云南丽江